

白民長慶集卷之四十三

記序凡十一首

自武德已來庶官以便宜制事大攝小重

侵輕郡守之職摠於諸侯帥郡佐之職移

於部從事故自五大都督府至于上中下

郡司馬之事盡去唯負與俸在凡內外文

武官左遷右移者第居之凡執伎事上與

給事於省寺軍府者遙署之凡仕久資高

耄昏軟弱不任事而時不忍棄者實莅之

莅之者進不課其能退不毀其不能才不

才一也若有人蓄器貯用急於兼濟者居

之雖一日不樂若有人養志忘名安於獨

善者處之雖終身無悶官不官繫乎時也

適不適在乎人也江州左匡廬右江湖土

高氣清富有佳境刺史守土臣不可遠觀

遊羣吏執事官不敢自暇逸惟司馬綽上
可以從容於山水詩酒間由是郡南樓山
北樓水溢亭百花亭風篁石岩瀑布廬官
源潭洞東西二林寺泉石松雪司馬盡有
之矣苟有志於吏者捨此官何求焉案唐
典上州司馬秩五品歲廩數百石月俸六
七萬官足以庇身食足以給家州民康非
司馬功郡政壞非司馬罪無言責無事憂
噫爲國謀則尸素之尤蠹者爲身謀則祿
仕之優穩者予佐是郡行四年矣其心休
休如一日二日何哉識時知命而已又安
知後之司馬不有與吾同志者乎因書所
得以及告來者時元和十三年七月八日記
草堂記

匡廬奇秀甲天下山山北峯曰香鑪峯北
寺曰遺愛寺介峯寺間其境勝絕又甲廬

山元和十一年秋太原人白樂天見而愛
之若遠行客過故鄉戀上不能去因面峯
腋寺作爲草堂明年春草堂成三間兩柱
二室四牖廣袤豐殺一稱心力洞北戶來
陰風防徂暑也敞南薨納陽日虞寒祁也
木斷而已不加丹牆巧而已不加白城塔
用石累窓用紙竹簾紵幃率稱是焉堂中
設木椽四素屏二漆琴一張儒道佛書各
三兩卷樂天既來爲主仰觀山俯聽泉傍
睨竹樹雲石自辰及酉應接不暇俄而物
誘氣隨外適內和一宿體寧再宿心恬三
宿後類然嗒然不知其體寧再宿心恬三
苔曰是也前有平地輪廣十丈中有故
墓半平也墓南有方池倍平臺環池多山
竹野卉池中主白蓮白魚又南抵石澗夾
間有古松老杉木僅十人圍高不知其幾

百尺脩柯曼雲低枝拂潭如幢豎如蓋張
如龍蛇走松下多灌叢蘿葛葉蔓駢織承
翳日月之先不到地盛夏風氣如八九月
時下鋪白石為出入道堂北五步據層崖
積石嵌空埤塊雜木異草蓋覆其上綠陰
蒙上朱實離上不識其名四時一色又有
飛泉植茗就以烹燂好事者可以求日堂
東有瀑布水懸三尺瀉階隅落石渠昏曉
如練色夜中如環珮琴筑聲堂西倚北崖
右趾以剖竹架空引崖上泉脉分線懸自
簷注砌累上如貫珠霏微如雨露滴瀝飄
洒隨風遠去其四傍耳目杖履可及者春
有錦綉谷花夏有石門澗雲秋有虎溪月
冬有鑪峯雪陰晴顯晦昏旦含吐千變萬
狀不可殫紀觀縷而言故云甲廬山者噫
凡人豐一屋華一簣而起居其間尚不先

有驕穩之態今我為是物主物至致知各
以類至又安得不外適內和體寧心恬哉
昔求遠宗雷輦十八人同入此山老死不
返去我千載我知其心以是哉矧予自思
從幼迨老若白屋若朱門凡所止雖一日
二日輒覆蕘土為臺聚拳石為山環斗水
為池其喜山水病癖如此一旦蹇剝來佐
江郡守以優容而撫我廬山以靈勝待
我是天與我時地與我所卒獲所好又何
以求焉尚於冗負所羈餘累未盡或性何
來未遑寧處待子異時弟妹婚嫁畢司馬
歲秩滿出處行止得以自遂則必左手引
妻子右手抱琴書終老於斯以成就我平
生之志清泉白石實聞此言時三月二十
七日始居新堂四月九日與河南元集虛
范陽張允中南陽張深之東西二林寺長

老湊幻滿晦堅等凡二十有二人具齋施茶果以樂之因為草堂記

許昌縣令新廳壁記

民非政不以政非官不舉官非署不立是三者相為用故古君子有雖一日必葺其牆屋者以是哉許昌縣居梁鄭陳蔡間要路由於斯當建中貞元之際大軍聚於斯兵殘其民火焚其邑大田生荆棘官舍為煨燼乘其弊而為政作事者其難乎去年春叔父自徐州士曹掾選署厥邑令於是約己以清白納人以簡直立事以強毅以清白故官吏不敢侵于民以簡直故獄訟以不得留于庭以強毅故軍鎮不能干于縣由是居二年民康政用暇乃曰儲蓄邦之本命先營困倉又曰公署吏所寧命次圖廳事取材於土物取工於子來取時於

農隙然後豐約量其力廣狹稱其位儉不至陋壯不至驕庇身無燥濕之憂視事有朝夕之利官由是而立政由是而舉民由是而又建一物而三事成其孰不躋之哉於戲吾家世以清簡垂為貽燕之訓叔父奉而行之不敢失墜小子舉而書之亦無愧辭若其官邑之省置風物之有無田稅之上下蓋存乎圖謀比略而不書今但記斯廳之時制與叔父作為之所由也先是邑居不脩屋壁無紙前賢姓字湮泯無聞而今而後請居厥位者編其年月名氏自叔父始時貞元十九年冬十月一日記

養竹記

竹似賢何哉竹本固也樹德君子見其本則思善達不拔者竹性直也立身君子見其性則思中立不倚者竹心空也

體道君子見其心則思應用虛受者竹節
貞七以立志君子見其節則思砥礪名行
夷險一致者夫如是故君子人多樹之為
庭實焉貞元十九年春居易以拔萃選及
第授校書郎始於長安求假居處得常樂
里故關相國私第之東亭而處之明日履
及于亭之東南隅見叢竹於斯枝葉殄瘁
無聲無色詢於關氏之老則曰此相國之
手植者自相國捐館他人假居繇是筐篚
者斬焉簞箒者刈焉刑餘之材長無尋焉
數無百焉又有九草木雜生其中葦茸蒼
鬱有無竹之心焉居易惜其嘗經長者之
手而見賤俗人之目翦棄若是本性猶存
及芟翳薈除糞壤疏其間封其下不終日
而畢於是日出有清陰屋來有清聲
然欣上然有情於感遇也嗟乎竹植物也

於人何有哉以其有似於賢而人愛惜之
封植之况其真賢者乎然則竹之於草木
猶賢之於衆庶嗚呼竹不能自異惟人異
之賢不能自異惟用賢者異之故作養竹
記書於亭之壁以貽其後之居斯者亦欲
以聞於今之用賢者云

記畫

張氏子得天之和心之術積為行發為藝

藝尤者其畫數畫無常工以似為工學無
常師以真為師故其措一意狀一物往
運思中與神會髣髴焉若毆和役靈於其
間者時予在長安中居其閑聞甚熟乃請
觀於張七為予畫出之厥有山水松石雲
霓鳥獸暨四夷六畜妓樂花虫咸在焉凡
十餘軸無動植無小大皆曲盡其能莫不
向背無遺勢洪纖無遁形迫而視之有似

乎水中心術了然分其影者然後知學在骨髓
者自心中了然分其影者然後知學在骨髓
得於心傳於手亦不自知其然也然而然也至
若筆精之英華指趣之律度予非盡之流
也不可得而知之今所得者但覺其形真
而圓神和而全炳然儼然如出於圖之前
而已耳張始年二十餘致功甚近予意其
生知之藝與年而長則盡必為希代寶人
必為後學師恐將來者失其傳故以年月
名氏紀于圖軸之末云時真元十九年清
河張敦簡畫六月十日太原白居易記

記異

華州下邽縣東南三十餘里曰延平里七
西南有故蘭若而無僧居元和八年秋七
月予從祖兄曰晞自華州來訪予途出於
蘭若前及門見婦女十許人服黃綠衣少

長雜坐會語於佛屋聲聞于門兄執行方
渴將就憩且求飲望其從者蕭清未至因
下馬自繫韁於門柱舉首忽不見意其退
藏於窓闥之間從之不見又意其退藏於
屋壁之後從之又不見周視其四旁則堵
牆環然無隙缺覆視其聚談之所則塵裏
四幕然無足迹繇是知其非人悻然大異
之不敢留上馬疾馳來告予亦異之因
詢其所聞兄曰云云甚多不能殫記大抵
多云王胤老於此觀其辭意若相與數相
過者厥所去予舍八九里因同往訪焉果
有胤者年老者即其里人也方徙居於蘭若
東百餘步由牆屋築場藝樹僅畢明日而
入既入不浹辰而胤死不越明而妻死不
逾時而胤之二子與二婦一孫死餘一子
曰明進大恐懼不知所為意新居不祥乃

撤屋拔樹夜徙去遂獲全焉嘻推而徵之則衆君子謀於社以亡曹婦人來焚糜竺之室信不虛矣明年秋予與兄出游因復至是視胤之居則井湮竈夷闐然唯環牆在里人無敢居者異乎哉若然者命數耶偶然耶將所徙之居非吉土耶抑王氏有隱慝鬼得謀而誅之耶茫乎不識其由且志於佛室之壁以俟辨惑者九月七日樂天云

東林寺經藏西廊

元和初江西觀察使韋君丹於廬山東林寺神運殿左甘露壇右建脩多羅藏一土木丹漆之外飾以多寶相好嚴麗鄰者鬼功雖兩都四方或未前見一切經典盡在于內蓋釋宮之天祿石渠也初藏既成南東北廊亦具獨西未作而韋君薨迨今

十餘年風日所飄燥雪雨所霑濕西南一隅壞有日矣僧坊衆惜之予亦惜之非不是圖財力不足暨十三年予作景雲律師塔碑成景雲弟子饋絹百疋予以法施淨財義不已有即日移用作藏西廊因請寺長老演公滿公琳公等經之寺網維令杲靈達等成之蓋欲護前功償始願非住於布施相功德心也其集經名數與創藏由緣詳于李肇碑文此但書新作西廊而已十四年月日忠州刺史

三遊洞序

平淮西之明年冬予自江州司馬授忠州刺史微之自逋州司馬授虢州長史又明年春各抵命之郡與知退偕行三月十日參會於夷陵翌日微之反棹送予至下牢戍又翌日將別未忍引舟上下者久之酒

酣聞石如疊如削其怪者引如臂如垂幢初
見泉如瀉如灑其奇者如懸練如不絕綫
遂相與維舟岩下率僕夫芟蕪刈翳梯危
繼滑休而復上者凡四焉仰睇俯察絕無
人迹但水石相薄磷磷鑿上蹴珠濺玉驚
動耳目自未訖成愛不能去俄而峽山昏
黑雲破月出光氣含吐互相明滅晶瑩玲
瓏象生其中雖有厥口不能口狀既而通
夕不寐迨旦持憐奇惜別且嘆且言且退
曰斯境勝絕天地間其有幾乎如之何俯
通津綿歲代寂寥委置罕有到者予曰借
此喻彼可爲長太息豈獨是哉豈獨是我
微之曰誠哉是言矧吾人難相逢斯境不
易得今兩偶於是得無述乎請各賦古調
詩二十韻書于石壁仍命予序而紀之又

以吾三人始遊故因爲三遊洞淵在峽州
上二十里北峯下兩崖相廡間欲將來好
事者知故備書其事
遊大林寺序

余與河南元集虛范陽張允中南易張深
之廣平宋郁安定梁必復范陽張時東林
寺沙門法演智滿士堅利辯道建神照雲
臯息慈寂然凡十七人自遠爰草堂歷東
西二林抵化城憇峯頂登香爐峯宿大林
寺大林窮遠人迹罕到環寺多清流蒼石
短松瘦竹寺中唯板屋木器其僧皆海東
人山高地深時節絕晚于時孟夏月如正
二月天梨桃始華澗草猶短人物風候與
平地聚落不同初到恍然若別造一世界
者因口號絕句云人間四月芳菲盡山寺
桃花始盛開長恨春歸無覓處不知轉入

此中來。既而周覽屋壁，見蕭郎中存魏郎中弘簡，李補闕渤，三人姓名文句，因與集虛輩歎且曰：「此地實匡廬間第一境，由驛路至山門，曾無半日程，自蕭魏李游，迨今垂二十年，寂寥無繼來者，嗟乎名利之誘人也。如此時元和十二年四月九日，樂天序。」

代書

廬山自陶謝洎十八賢已還，儒風綿七相續不絕。貞元初，有符載、楊衡輩，隱焉亦出為文人，今其讀書屬文，結草廬於岩谷間者，猶一二十人，即其中秀出者，有彭城人劉軻。開卷慕孟軻為人，秉筆慕揚雄、司馬遷為文，故著翼孟三卷、豢龍子十卷雜文，百余篇，而聖人之旨，作者之風，雖未臻極，往七而得予，佐潯陽三年，軻每著文，輒來示予。予知軻志不息，異日必能跨符、楊而攀陶、謝、軻。一旦盡賫所著書及所為文，訪予告行，欲舉進士。予方淪落江海，不足以發軻事業，又羸病無心力，不能徧致書於臺省。故人因援紙引筆，寫胷中事授軻。且曰：「子到長安，持此札為予，謁集賢，庾三十。」

二補闕翰林杜十四拾遺金部元公具外，監察牛二侍御秘省蕭正字藍田楊主簿兄弟，彼七八君子，皆予文友。以予愚直，常信其言，苟干今不我欺，則子之道庶幾光明矣。又欲使平生故人知我形體已悴，志氣已憊，獨好善喜才之心未孔去矣。去矣，持此代書。三月十三日，樂天白。

送侯權秀才

貞元十五年秋，予始舉進士，與侯生俱為城守所貢。明年春，予中春官第，入既仕。

凡歷四朝才朽命剝蹇躓不暇去年冬蒙
不次恩遷尚書郎掌誥西掖然青衫未解
白髮已多矣時子尚為京師旅人見除書
走來賀予因從容問其宦名則曰無得矣
問其生業則曰無加矣問其僕乘囊輜則
曰日消月賸矣問別來幾何時則曰二十
有三年矣嗟乎侯生當宣城別時才文志
氣我爾不相下今予猶小得遇子卒無成
由子而言予不為不遇耳嗟乎侯生命實
為之謂之何哉言未竟又有行色且曰欲
謁東諸侯恐不我知者多請一言以寵別
子方直閣慨然竊書命筆以序之爾

冷泉亭記

東南山水餘杭郡為最就郡言靈隱寺為
尤由觀冷泉亭為甲亭在山下水中央寺
西南隅高不倍尋廣不累丈而撮竒得要

地搜勝槩物無遁形春之日吾愛其草薰
匕木欣欣匕可以導和納粹暢人血氣夏之
夜吾愛其泉淍上風冷匕可以蠲煩析醒
起人心情山樹為蓋岩石為屏雲從棟生
水與階平坐而翫之者可濯足於牀下卧
而狎之者可垂釣於枕上矧又潺湲潔澈
粹冷柔滑若俗士若道人眼耳之塵心舌
之垢不待盥滌見輒除去潛利陰益可勝
言哉斯所以最餘杭而甲靈隱也杭自郡
城抵四封叢山複湖易為形勝先是領郡
者有相里君造虛白亭有韓僕射臯作候
仙亭有裴庶子棠棣作觀風亭有盧給事
元輔作見山亭及右司郎中河南元夔最
後作此亭於是五亭相望如指之列可謂
佳竟單良能事畢矣後來者雖有敏心巧

年三月十三日記

白氏長慶集卷之四十三



白氏長慶集卷之四十四

書凡三首



與楊虞卿書

師臯足下自僕再來京師足下守官鄆縣
 吏職拘繼相見甚稀凡半年餘與足下開
 口而笑者不過三四及僕左降詔下明日
 而東足下從城西來抵昭國坊已不及矣
 走馬至漣水才及一執手憫然而訣言不
 及他邇來雖手扎三往來亦不過問道途
 報健否而已鬱結之志曠然未舒思欲一
 陳左右者久矣去年六月盜殺右丞相於
 通衢中逆血髓磔髮肉所不忍道合朝震
 慄不知所云僕以為書籍以來未有此事
 國辱臣死此其時耶苟有所見雖畎畝皂
 隸之臣不當默上况在班列而能勝其痛
 憤耶故武相之氣正明絕僕之書奏日午

入兩日之內滿城知之其不與者或誣以
僞言或構以非語且浩七者不酌時事大
小與僕言當否皆曰丞郎給舍諫官御史
尚未論請而贊善大夫何反憂國之甚也
僕聞此語退而思之贊善大夫誠賤冗耳
朝廷有非常事即日獨進封章謂之忠謂
之憤亦無媿矣謂之妄謂之狂又敢逃乎
且以此獲辜顧何如耳況又不以此為罪
名乎此足下與崔李元庾輩十餘人為我
悒七鬱七長太息者也然僕始得罪於人
也誠自知矣當其在近職時自惟賤陋非
次寵擢夙夜腆愧思有以稱之性又愚昧
不識時之忌諱凡直奏密啓外有合方便
聞於上者稍以歌詩導之意者欲其易入
而深誠也不我司者得以為計媒藥之辭
一發又安可君臣之道間自明白其心乎

加以握兵於外者以僕介獨不附已而受賂而
秉權於內者以僕介獨不附已而受賂而
附離之者惡僕獨異又信信上吠聲唯恐
中傷之不獲以此得罪可不悲乎然而寮
友益相重交游益在信七於近而不信於
遠亦何恨哉近者少遠者多七者勝少者
不勝又其宜矣師師卑僕之是言不發於他
人獨發於師卑師卑知我者豈有愧於其
間哉苟有愧於師卑固是言不發矣且與
師卑始於宣城相識迨于今十七八年可
謂故矣又僕之妻即足下從父妹可謂親
矣親如是故如是人之情又何加焉然僕
與足下相知則不能知也何者夫士大夫家
閨門之內朋友不能知也何者夫士大夫家
不能知也必待友且姻者然後周知之足
下視僕益官事擇交友接賓客何如哉又

視僕撫骨肉待妻子馭僮僕又何如哉小
者近者尚不敢不盡其心況少者遠者也
所謂斯言無愧而後發矣亦猶僕之知師
臯也師臯孝敬友愛之外可略而言足下
未應舉時嘗充賢良直言之賦其所對問
志磊砢而詞諤砢雖不得第僕始愛之與
及就職與高相書諷成致仕之志上金大
而言益遠而僕愛重之心繇是加焉近者
足下與李弘慶友善弘慶客長安中貧甚
而病亟足下為逆致其母安慰其心自損
衣食以續其醫藥甘旨之費有年歲矣又
足下與崔行儉游行儉非罪下獄足下意
其不幸及於流竄勅下之日躬俟於御史
一府門而行李之具養活之物崔生顧其旁
無闕者其餘奉寡姊親護其夫喪撫孤

甥誓畢其婚嫁取貴人子為婦而禮法行
於家由甲乙科入官而吏聲聞於邑凡此
者皆可以激揚積俗表正士林斯僕所以
響慕勤上豈敢以骨肉之姻形骸之舊為
意哉然足下之美如此而僕側問蚩上之
徒不悅足下者已不少矣但恐道日長而
毀日至位益顯而謗益多此伯寮所以翹
仲由季孫所以毀夫子者也昔衛玠有二
人之不逮可以情恕非意相干可以理遣
故至終身無喜愠色僕雖不敏常佩此言
師臯人生未死間千變萬化若不情恕言
外理遣於中欲何為哉欲何為哉僕之是
行也知之矣自度命數亦其宜然凡人
情通達則謂由人窮塞而後信命僕則不
然十年前以固陋之姿瑣劣之藝與敏手
利足者齊驅豈合有所獲哉然而求名而

卷之三十一 四十一

得各求祿而得祿人皆以爲能僕獨以爲
命上通則事偶事偶則幸來幸之來尚歸
之於命不幸之來也捨命復何歸哉所以
上不怨天下不尤人者寔如此也又常照
鏡或觀寫真自相形骨非富貴者必矣以
此自決益不復疑故寵辱之來不至驚恠
亦足下素所知也今且安時順命用遣歲
月或免罷之後得以自由浩然江海從此
長往死則葬魚鼈之腹生則同鳥獸之羣
必不能焉拮聲攫利者推量其分寸矣足
下輩無復見僕之光塵於人寰間也多謝
故人勉樹令德粗寫鄙志兼以爲別居易
頓首

與陳給事書

正月日卿貢進士白居易謹遣家僮奉書
獻於給事閣下伏以給事門屏間請講者

如林獻書者如雲多則多矣然聽其辭一
辭也觀其意一意也何者率不過有望於
吹噓翦拂耳居易則不然今所以不請謁
而奉書者但欲貢所誠質所疑而已非如
衆士有求於吹噓翦拂也給事得不獨爲
之少留意乎大凡自號爲進士者無賢不
肖皆欲求一第成一一名非居易之獨慕耳
旣慕之所以切不自察嘗勤苦學文迨今
十年始獲一貢每見進士之中有一舉而
中第者則欲勉狂簡而進焉又見有十舉
而不第者則欲引駑鈍而退焉進退之宜
固昭矣而遇者自惑於趣舍何哉夫蘊
竒挺之才亦不自保其必勝而一上得第
者非他也是主司之明也抱瑣細之才亦
不自知其妄動而十上下第者亦非他也
是主司之明也豈非知人易而自知難耶

伏以給事天下文宗當代精鑒故不揆淺陋致布腹心居易鄙人也上無朝廷附離之援次無鄉曲吹煦之譽然則孰為而來哉蓋所伏者文章耳所望者主司至公耳今禮部高侍郎為主司則至公矣而居易之文章可進也可退也切不自知之欲以進退之疑取決於給事給事其能捨之乎居易聞神著靈龜者無常心苟叩之者不以誠則已若以誠叩之必以信告之無貴賤無大小而不之應也今給事鑒如水鏡言為著龜那家大事咸取決於給事豈獨遺其微小乎謹獻雜文二十首詩一百首伏願俯察悃誠不遺賤小退公之暇賜精鑒之一加焉可與進也乞諸一言小子則磨盆策蹇騁力於進取矣不可進也亦乞諸一言小子則息機斂迹甘心於退藏矣

進退之心交爭於育中者有日矣幸一言以蔽之旬日之間敢佇報命塵穢聽覽若奪氣褫魄之為者不宣居易謹再拜

為人上宰相書

二月十九日某官某乙謹拜手奉書獻相公執事書曰古人云以水投石至難也其以為未甚難也以卑干尊以賤合貴斯為難矣何者夫尊貴人之心堅也強也不轉也甚於石焉卑賤人之心柔也弱也自下也甚於水焉則其合之難也豈不甚於水投石哉然自古及今往上有合者又何哉此蓋以心遇心以道濟道故也苟心相見道相通則水反為石石反為水則其合之易也又其平以石投水焉何者石之投水也猶觸之有聲受之有波心道之相得也則貴者不知其貴也賤者不知其賤也

當其冥同所合之際但脂然而已矣其合
之易也豈不甚於石投水哉噫厥道廢墜
不行於代久矣故貴者自貴耳賤者自賤
耳維同心同道不求相合也今某之心與
相公之心愚智不侔也今某之道與相公
之道小大不倫也矧又尊卑貴賤之勢相
懸如石焉如水焉而欲強至難為至易無
乃不可乎然則知其不可而為之者抑有
由伏以相公方今佐裁成之道當具瞻之
初竊希變天下水石之心自相公始也通
天下貴賤之道自某始也不然者夫豈不
自知其狂進妄動哉伏望少留聽而畢辭
焉幸甚幸甚其伏觀先皇帝之知遇相公
也雖古君臣道合者無以加也然竟不與
大位不授大權不盡行相公之道者何哉
識者以為先皇父子孝慈之間亦古未有

也蓋先皇所以輟已知人之明用賢之功
致理之德以留賜今上也亦猶太宗黜李
勣而使高宗寵用之也故今上在諒陰而
特用也相公自郎官而特拜也推此二者
有以見識者之言信矣斯則先皇知遇之
恩貽燕之念令上速用之旨倚賴之誠相
公寵擢之榮託寄之重自國朝以來三者
兼之甚鮮矣故其竊惟相公自拜命以來
八九日得食不暇飽寢不暇安行則懽然
居則惕然思所以答先皇之知副今上之
用先天下之望哉某竊以為必然矣况今
主上肇撫蒼生初嗣洪業雖物不改舊而
今宣布新是以百姓羣傾心懷上然以待主
上之政也萬姓注目專心然以望主上之
令也四夷側耳顯上然以聽主上之風也
豈直若此而已哉蓋待其政者勤墮邪正

繫其中焉望其令者憂喜親疎生其中焉
聽其風者畏侮動靜出其中焉而將來理
亂之根安危之源盡在於三者之中矣如
此則相公得不匡輔其政緝熙其令宣和
其風乎然則匡輔緝熙宣和之道其雖不
敏嘗聞於師焉曰天子之耳待宰相之耳
而後聰也天子之心識待宰相之心識而
也天子之耳待天下之耳而後聰也宰相
也宰相之耳待天下之目而後明也宰相
之目待天下之心識而後明也宰相之心
識待天下之目而後明也宰相之目而後
待天下之心識而後明也宰相之心識而
下取天下之耳目心識上以爲天子聰明
聖者此宰相之本職也而爲匡輔緝熙
和之道也若宰相唯以兩耳聽之兩目視
之一心思之則朝廷之得失豈盡知見乎
必不盡也而况於天下之得失乎宰相之

耳目得聰明乎乎必未也而况於上以爲天
子聰明聖神乎然則天下聰明心識取之
豈無其道耶必有也在乎知與不知行與
不行耳噫自開元已來斯道寢微鮮能行
者自貞元以來斯道寢微鮮能行
不知乎不行乎又將背古道而馳者豈唯
者古者宰相以危言危行扶危持顛爲心
今則敏行遜言全身遠害而已矣古者宰
相以接士爲務今則不接賓客而已矣古
者宰相以開閣爲名今則鎖其第門而已
矣致使天下之聰明盡沈沒於泥土間焉
下聰明之心識盡沈沒於泥土間焉則天
聰明心識萬分之中宰相向嘗取得其一
分哉是故寵益崇而謗益厚歲彌久而愧
彌深至乃上負主恩下斂人怨行止寢食
自有慙色者夫豈非不得天下聰明心識

之所致耶然則為宰相者得
乎是以聰明損於上則正直銷於下
真默之道長公議忠讜之路塞朝
故父訓其子曰無介直以立仇敵
弟曰無方正以賈悔尤先建者用
後進者資而取仕日引月長熾然
者腹非而不言愚者心競而是效至
下育目者如瞽也如有耳者如聾也
如含鋒刃也如此則上之得失下之
雖欲匡救何由知之嗟乎自古以來
之弊恐未甚於今日也然則為宰相
不思變其風乎是以慎忌積於中則
廢於表因循苟且之心作強毅久大
虧反謂率職而舉者不達於時宜當
行者不通於事變故殿最之書雖由

實黜陟之法雖備而不行欲望惡者
者勸或恐難矣古之善為宰相者豈
賢而用之乎豈盡知不肖而去之乎
於秉鈞軸之樞握刀尺之要刻邪為
觚為圓能使善之必遷不謂善之盡
使惡之必改不謂惡之盡無成此功
他懲勸之所致耳然則為宰相者得
提其綱使羣日自皆張乎是以懲勸
此則賢能乏於彼故岳鎮闕而不知
臺省空而不知所求今則尚書六司
暨于百執事者大尺要劇者多虛其
散者咸備其官或曰所以難其人重
也嗟乎徒知難其人而闕之不知邦
歸於下吏也徒知重其祿而愛之不知
食日費於冗員也損益利害豈不明
之善為宰相者虛其懷直其氣苟有

賢者必從而索之苟有薦一善者必隨而
用之然後明察否臧精考真偽得人者行
進賢之賞謬舉者坐不當之辜自然審輪
轅以相求謹關梁以相保故才無乏用國
無廢官豈可疑所舉之未精而反失其善
重所任而不苟而反廢其官與其廢官寧
其虛授與其失善寧其謬升但在乎明覈
是非必行賞罰則謬升虛授當自辨焉然
則爲宰相者得不思振其領使衆毛皆舉
乎是以庶政闕於內則庶事斁於外至使
天下之戶口日耗天下之士馬日滋游手
於道途市井者不知歸託足於軍籍釋流
者不知反計數之吏日進聚斂之法日興
田疇不開而麥禾之賦日增桑麻不加而
布帛之價日賤吏部則士人多而官員少
姦濫日生諸使則課利少而羨餘多侵削

日甚舉一知十可勝言哉况今方域未甚
安邊陲未甚靜水旱之災不戒兵戎之動
無斯然則爲宰相者得不圖將來之安補
既往之敗乎若相公用天下之日觀而救
之夫豈無最遠之見乎用天下之心圖而
濟之夫豈無最長之策乎策之最長者見
之最遠者在相公鑒而取之誠而行之而
已取之也行之也今其時乎爲時之用大
矣哉古者聖賢有其才無其位不能行其
道也亦有其才有其位無其時亦不能行其
道也必待有其才有其位無其時亦不能行其
行其道焉某竊見相公曩時制策對中論
風化諛諄之源明天人交感之道陳兵災
救療之術可謂有其才矣又伏見今月十
一日制詞云其代予言允屬良弼必能形
四方之風成天下之務可謂有其時矣今

相公有其才有其位有其時則行道由已
而由道乎哉某又聞一往而不可追者時
也故聖賢其惜焉方今拭目以聽相公之
主上之作為也側天下之耳以聽相公之
舉措也如此則相公出一言不終日而必
聞於朝野主上發一令不浹辰而必達於
華夷蓋主上輯百辟和萬姓服四夷之時
在於此時矣相公充人望代天工報國之
恩正在於今日矣或者曰君臣之道至大
也也可以漸合不可以速合也天下之化至
大也可以漸行不可以速行也賢人之事
業至大也可以漸行之可以枉尺而直尋也其以
為始不然矣夫時之變事之宜其間不容
息也先之太過後之則不及故時未至聖
賢不進而求時既來聖賢不退而讓蓋得
之則不啻乎事半而功倍也失之則不啻

乎事倍而功半也嗟乎或者徒知漸合其
道而不知啓沃之時失於漸中矣徒知漸
行其化而不知燮理之時失於漸中矣徒
知枉尺而直尋而不知易失於時則難生
於漸中雖枉尋不能直尺矣近者宰相道
不行化不成事業不光明率由乎有志於
漸矣請以前事明之其嘗聞太宗顧謂羣
臣曰善人為邦百年然後能勝殘去殺當
今大亂之後將求致理寧可造次而望乎
魏文貞曰不然夫亂後易理猶飢人易食
也苦聖哲施化人應如響期月而可信不
為難三年成功猶謂其晚太宗深納其言
時封德彝輩共非之曰不可三代以後人
漸澆訛皆欲理而不能豈能理而不欲魏
徵書生不識其務信其虛說必亂國家於
是太宗卒從文貞之言力行不倦三數年

間天下大安戎狄內附太宗曰惜哉不得使封德彝見之斯則得其時行其道不取於漸之明効也况今日之天下豈弊於武德之天下乎相公之事業豈後於文貞之事業乎在於疾行而已矣所以主上踐祚未及十日而寵命加於相公者惜國家之時也相公受命未及十日而某獻於執事者惜相公之時也夫欲行大道樹大功貴其速也蓋明年不如今年明日不如今日矣故孔子曰日月逝矣歲不我與此言時之難得而易失也伏惟相公惜其時之易也而不失焉慮其漸之難也而不取焉抑又聞濟時者道也行道者權也扶權者寵也故得其位不可一日無其權得其權不可一日無其寵然則取權有術也求寵有方也蓋竭其力以舉職而權必自歸忘其

身以徇公而寵必自至權歸寵至然後能行其道焉伏惟相公詳之而不忽也抑又聞不棄死馬之骨者然後良驥可得也棄狂夫之言者然後嘉謨可聞也苟某管見之中有可取者俯而取之苟某管見之精通達識之士得不比肩而至於聞之者必曰如其之言猶且不敢言之士得不繼踵而來乎伏惟相公試垂意焉則天下之士幸甚某遊長安僅十年矣足不踐相公之門日不識相公之面名不聞相公之耳相公視某何為者哉豈非介者耶狷者耶今公曰卒然以數千言塵黷執事者又何為哉實不自揆欲以區區之聞見裨相公聰明

萬分之一分也又欲以濟天下顛頽之人
死命萬分之一分也相公以為如何

白氏長慶集卷之四十四

白氏長慶集卷之四十五
書序凡五首

與元九書

月日居易白微之足下自足下謫江陵至
于今凡枉贈荅詩僅百篇每詩來或辱序
或辱書冠于卷首皆所以陳古今歌詩之
義且自叙為文因緣與年月之遠近也僕
既受足下詩又諭足下此意常欲承荅來
旨粗論歌詩大端并自述為文之意摠為
一書致足下前累歲已來牽故少暇聞有
容隙或欲為之又自思所陳亦無出足下
之見臨紙復罷者數四卒不能成就其志
以至于今七俟罪潯陽除盥櫛食寢外無
餘事因覽足下去通州日所留新舊文二
十六軸開卷得意忽如會面心所畜者便
欲快言性上自疑不知相去萬里也既而

白氏長慶集卷之四十五

憤悱之氣思有所洩遂追就前志勉爲此書足下幸試爲僕留意一省夫文高矣三才各有文天之文三光首之就六經言詩又首之何者聖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感人心者莫先乎情莫始乎言莫切乎聲莫深乎義詩者根情苗言華聲實義上自賢聖下至愚騷微及豚魚幽及鬼神羣分而氣同形異而情一未有聲入而不應情交而不感者聖人知其然因其言經之以六義緣其聲緯之以五音上有韻義有類韻協則言順言順則聲易入類舉則情見情見則感易交於是乎孕大含深貫微洞密上下通而一氣泰憂樂合而百志配五帝三皇所以直道而行垂拱而理者揭此以爲大柄決此以爲大寶也故聞元首明股肱良

之歌則知虞道昌矣聞五子洛汭之歌則知夏政荒矣言者無罪聞者作戒言者聞者莫不兩盡其心焉泊周衰秦興採詩官廢上不以詩補察時政下不以歌洩導人情乃至於諂成之風動救失之道軼于時六義始利矣國風變爲騷辭五言始於蘇李蘇李騷人皆不遇者各繫其志發而爲文故河梁之句止於傷別澤畔之吟歸于怨思彷徨柳鬱不暇及他耳然去詩未遠梗槩尚存故興離別則引雙鳧一鴈爲喻諷君子小人則引香草惡鳥爲比雖義類不具猶得風人之什二三焉于時六義始多矣晉宋已還得者蓋寡以康樂之奧博江鮑一流又狹於此如梁鴻五噫之例者百無一二焉于時六義濳微矣陵夷矣至

于梁陳間率不過嘲風雪弄花草而已噫
 風雪花草之物三百篇中豈捨之乎顧所
 用何如耳設如北風其涼假風以刺威虐
 也雨雪霏^七以愍征役也棠棣之華感華
 以諷兄弟也采^七芣苢美草以樂有子也
 皆興發於此而義歸於彼反是者可乎哉
 然則餘霞散成綺澄江淨如練離花先委
 露別葉乍辭風之什麗則麗矣吾不知其
 所諷焉故僕所謂嘲風雪弄花草而已于
 時六義盡去矣唐興二百年其間詩人不
 可勝數所可舉者陳子昂有感遇詩二十
 首鮑飭有感興詩十五首又詩之豪者世
 稱李杜之作才以奇矣人不逮矣索其風
 雅比興十無一焉杜詩最多可傳者千余
 人至於貫穿今古觀縷格律盡工盡善又
 過於李然撮其新開安石壕潼關吏蘆子

開花門之章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之
 句亦不過三四十杜尚如此況不逮杜者
 乎僕常痛詩道崩壞忽^七憤發或食輟哺
 夜輟寢不量才力欲扶起之嗟乎事有大
 謬者又不可一二而言然亦不能不粗陳
 於左右僕始生六七月時乳母抱弄於書
 屏下有指無字之字示僕者僕雖百十其
 言心已默識後有問此二字者雖百十其
 試而指之不差則僕宿習之緣已在文字
 中矣及五六歲便學為詩九歲諳識聲韻
 十五六始知有進士苦節讀書二十已來
 晝課賦夜課書間又課詩不遑寢息矣以
 至于口舌成瘡手肘成胝既壯而膚革不
 豐盈未老而齒髮早衰白^七然如飛蠅
 垂珠在眸子中也動以萬數蓋以苦學力
 文所致又自悲矣家貧多故二十七方從

鄉賦既第之後雖專於科試亦不廢詩及授校書郎時已盈三四百首或出示交友如足下輩見皆謂之工其實未窺作者之域耳自登朝來年齒漸長閱事漸多每與人言多詢時務每讀書史多求理道始知文章合為時而著歌詩合為事而作是時皇帝初即位宰府有正人屢降璽書訪人急病僕當此日擢在翰林身是諫官手請諫紙啓奏之外有可以救濟人病裨補時闕而難於指言者輒誅歌之欲稍上進聞於上上以廣宸聰副憂勤次以酬恩塞言責下以復吾平生之志豈圖志未就而悔已生言未聞而謗已成矣又請為左右終言之凡聞僕賀雨詩而衆口籍籍已謂非宜矣聞僕哭孔戡詩衆面脉脉盡不悅矣聞秦中吟則權豪貴近者相目而變

色矣聞樂遊園寄足下詩則執政柄者扼腕矣聞宿紫閣村詩則握軍要者切齒矣大率如此不可編舉不相與者號為沽名號為詆訐號為為訕謗苟相與者則如牛僧孺之戒焉乃至骨肉妻孥皆以我為非也其不我非者舉不過三兩人有鄧魴者見僕詩而喜無何而魴死有唐衢者見僕詩而泣未幾而衢死其餘則足下足下又十年來困躓若此嗚呼豈六義四始之風天將破壞不可支持耶抑又不知天之意不欲使下人之病若此之甚也然僕又自思關於詩者不利若此之甚也然僕又自思關東一男子耳除讀書屬文外其他懵然無知乃至書畫棋博可以接羣居之歡者一無通曉即其愚拙可知矣初應進士時中朝無總麻之親達官無半面之舊策蹇步

於利足之途張空拳於戰文之場十年之間三登科第名入衆耳迹升清貫出交賢俊入侍冕旒始得名於文章終得罪於文章亦其宜也日者又聞親友間說禮吏部舉選人多以僕私試賦判傳爲準的其餘詩句亦往在人口中僕恧然自愧不之信也及再來長安又聞有軍使高霞寓者欲娉倡妓上大誇曰我誦得白學士長恨歌豈同他妓哉由是增價又足下書云到通州日見江館柱間有題僕詩者復何人哉又昨過漢南日適遇主人集衆樂娛他實諸妓見僕來指而顧曰此是秦中吟長恨歌主耳自長安抵江西三四千里凡鄉校佛寺逆旅行舟之中往上有題僕詩者士庶僧徒孀婦處女之口每上有誦僕詩者此誠雕蟲之戲不足爲多然今時俗所

重正在此耳雖前賢如淵雲者前輩如李杜者亦未能忘情於其間哉古人云名者公器不可以多取僕是何者竊時之名已多既竊時名又欲竊時之富貴使己爲造物者肯兼與之乎今之逆窮理固然也况詩人多蹇如陳子昂杜甫各授一拾遺而述剥至死李太白孟浩然輩不及一命窮悴終身近日孟郊六十終試協律張籍五十未離一太祝彼何人哉彼何人哉况僕之才又不逮彼今雖謫佐遠郡而官品至第五月俸四五萬寒有衣飢有食給身之外施及家人亦可謂不負白氏之子矣微之微之勿念我哉僕數月來檢討囊篋中得新舊詩各以類分上爲卷首自拾遺來凡所適所感關於美刺興賦比者又自武德訖元和因事立題上爲新樂府者共一百

五十首謂之諷諭詩又或退公獨處或移
病閑居知足保和吟翫情性者一百首謂
之閑適詩又有事物牽於外情理動於內
隨感遇而形於歎詠者一百首謂之感傷
詩又有五言七言長句絕句自一百韻至
兩韻者四百餘首謂之雜律詩凡為十五
卷約八百首異時相見當盡致於執事微
之古人云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濟天下
僕雖不肖常師此語大丈夫所守者道所
待者時上之來也為雲龍為風鵬勃然突
然陳力以出時之不來也為霧豹為冥鴻
寂兮寥兮奉身而退進退出處何往而不
自得哉故僕志在兼濟行在獨善奉而始
終之則為道言而發明之則為詩謂之諷
諭詩兼濟之志也謂之閑適詩獨善之義
也故覽僕詩知僕之道焉其餘雜律詩或

誘於一時一物發於一笑一吟率然成章
非平生所尚者但以親朋合散之際取其
釋恨佐權今銓次之間未能刪去他時有
為我編集斯文者畧之可也微之夫貴耳
賤目榮古陋今人之大情也僕不能遠徵
古舊如近歲韋蘇州歌行才麗之外頗近
興諷其五言詩又高雅閑澹自成一家之
體今之秉筆者誰能及之然當蘇州在時
人亦未甚愛重必待身後然人貴之今僕
之詩人所愛者悉不過雜律詩與長恨歌
已下耳時之所重僕之所輕至於諷諭者
意激而言質閑適者思澹而詞巧以質合
巧宜人之不愛也今所愛者並世而生獨
足下耳然千百年後安知復無如足下者
出而知愛我詩哉故自八九年來與足下
小通則以詩相戒小窮則以詩相勉索居

則以詩相慰同處則以詩相娛知吾最要
率以詩也如今年春遊城南詩與足下馬
上相戲因各誦新艷小律不雜他篇自皇
子陂歸昭國里進吟迺唱不絕聲者二十
里餘樊李在傍無所措口知我者以為詩
仙不知我者以為詩魔何則勞心靈役聲
氣連朝接夕不自知其苦非魔而何偶同
人當美景或花時宴罷或月夜酒酣一詠
一吟不知老之將至雖驂鸞鶴遊蓬瀛者
之適無以加於此焉又非仙而何微之微
之此吾所以與足下外形骸脫蹤跡傲軒
昇輕人寰者又以此也當此之時足下與
有餘力僕且與悉素還往中詩取其尤長
者如張十八古樂府李二十新歌行盧揚
二秘書律詳竇七元八絕句博搜精掇編
而次之號元白往還詩集衆君子得擬議

於此者莫不踴躍欣喜以為盛事嗟乎言
未終而足下左轉不數月而僕又繼行心
期索然何日成就又可為之嘆息矣又僕
嘗語足下凡人為文私於自是不忍於割
截或失於繁多其間妍媸益又自惑必待
交友有公鑒無姑息者討論而削奪之然
後繁簡當否得其中矣况僕與足下為文
猶患其多已尚病之中况他人乎今且各纂
詩筆粗為卷第待與足下相見日各出所
有終前志焉又不知相遇是何年相見在
何地溘然而至則如之何微之知我
心哉潯陽臘月江風苦寒歲暮鮮歡夜長
無睡引筆鋪紙悄然燈前有念則書言無
次業勿以繁雜為倦且以代一夕之話也
微之七上知我心哉樂天再拜

荅戶部崔侍郎書

書具承康寧喜與抃會并別覩手翰訪叙
網繆何眷好勤上若此之不替也幸甚
上首垂問以鄙况不足云蓋默上兀上委
順任化而已次垂問以體氣除舊日疾外
雖不甚健亦幸無急病矣次垂問以月俸
上上雖不多然量入以為用亦不至凍餒
矣又垂問以舍弟渠從事東川近得書且
知無恙矣終垂問以心地此最要者輒梗
槩言之頃與閣下在禁中日每視草之暇
匡牀接枕言不及他常以南宗心要互相
誘導別來閑獨隨分增修比於曩時亦似
有得上中無得無可寄言來書云粗示可
平斯不可也又知兵部李尚書同在南宮
錢蕭二舍人移官閑秩退朝之暇數獲晤
言每話舊遊輒蒙見念此蓋君子又要之

心不為榮頽合散增減耳而不伎者又向
幸焉然自到潯陽忽已周歲外物盡遣中
心甚虛雖賦命之間則有厚薄而忘懷之
後亦無窮通用此道推類然自足又或杜
門隱几塊然自居在何地身是何人雖鵬
鳥集於前枯柳生於肘不能動其心也而
况進退榮辱之累耶又思頃者接確論時
走嘗有言薦於執事云心與迹多相戾道
與名不兩立苟有志於道者若不幸於外
是幸於內猥蒙歎賞猶憶之初心求仁得仁
或近是矣退思此語撫省初心求仁得仁
又孤幼弟姪六七人皆自遠至日有糲食
歲有瓮衣飢寒獲同骨肉相保此亦默上
委順之外益自安也况廬山在前九江在

左出門是滄浪水舉頭見香鑪峯東西之
林時上往至如瀑水恠石桂風杉月平
生所愛者盡在其中此又兀上任化之外
益自適也今日之心誠不待此而後安適
况兼之者乎此鄙人所以安適又適
而不知命之窮老之至也院長公望日重
啓沃非遥仰惟勉樹勳名勿以鄙劣爲念
與濟法師書

月日頂謂時以太原白居易白濟上人侍左昨
許重討論今經典間未諭者其義有二欲
面問答恐彼此卒上語言不盡故粗形於
文字願詳覽之敬佇報章以開未悟所望
上上佛以無上大慧觀一切衆生知其根
性大小不等而以方便智說四諦法爲中乘
闡提說十善法爲小乘說四諦法爲中乘

說十二因緣法爲大乘說六波羅蜜法皆
對病根救以良藥此蓋方便教中不易之
典也何以若爲小乘人說大海納於牛迹也
亂狐疑不信所謂無以大海納於牛迹也
若爲大乘人說小乘法是以穢食置於寶
器所謂彼自無創勿傷之也故維摩經
其義云爲大醫王應病與藥又首楞嚴三
昧經云不先思量而說何法隨其所應而
爲說法正此義耳猶恐說法者不隨人
之根性也故此法華經戒云若但讚佛乘
衆生沒在罪苦不能信是法破法不信故
如此非獨慮說者不能救病亦懼聞者不
信沒入罪苦也則佛之付囑豈不丁寧也
何則法王經云若定根基爲小乘人說小
乘法焉闡提人當歷百千萬劫墮諸地獄
佛身是說法人當歷百千萬劫墮諸地獄

從佛出世猶未得出若生人中缺脣無舌
獲如是報何以故眾生之性即是法性從
本已來無有增減云何於中分別病藥又
云於諸法中若說高下即各邪說其口當
破其舌當裂何以故一切眾生心垢同一
垢心淨同一淨眾生故病應同一病眾生
須藥應同一藥若說多法即各顛倒何以
故為妄分別折善惡法破一切法故隨基
說法斷佛道故此又了然不壞之義也又
金剛經云是法平等無有高下是名阿耨
多羅三藐三菩提又金剛三昧經云昔
一味道終不以小乘無有諸雜味猶如
潤據此後三經則與前三經義甚相戾
其故何哉若云依維摩詰謂富樓那云先
當入定觀此人心然後說法又云不觀人
根不應說法夫以富樓那之通慧又觀奉

如來為大弟子尚未能觀知人心况復五
百歲末法中弟子豈盡能觀知人心而後
說法乎設使觀知人心若彼發小乘心
為說大乘法可乎若未能觀彼心而率
意說又可乎既未能觀與默然不說又可
乎若云依義又依語則上六經之義互相
違反其將孰依乎若云依了義經則三世
諸佛一切善法皆從此六經出孰名為不
了義經乎况諸經中與維摩法華首楞嚴
之說同者非一也與法王金剛金剛三昧
之說同者亦非一也不可遍舉故於二義
中各舉三經此六經皆上人常所講讀者
今故引以為問必有甚深之旨今且有人
忽問法於上人必有甚深之旨今且有人
能觀知其心時應病與藥而為說耶將同
一病一藥而為說耶若應病與藥是有高

下是有雜味即反法王等三經之義豈徒
反其義又獲如上所說之罪報矣若同
病一藥為說必當說大乘且不救病即佛乘也
若讚佛乘且不隨應心且不救病即佛乘也
摩等三經之義豈徒反其義又使衆生
在罪苦矣六者皆如來說如來是真
語不誑語不異語者今隨此則反彼
則逆此設有問者上人其將何法以
此其未諭者一也又五陰者色受想
是也十二因緣者無明行七緣識七
色七緣取七緣六入七緣生七緣觸七緣受七緣
七緣取七緣六入七緣生七緣觸七緣受七緣
悲苦惱是也夫五陰十二因緣蓋一
蓋一義也略言之則為五詳言之則
二雖名數多少或殊其於倫次轉遷
條貫今五陰中則色受想行識指次而十

二緣中則行識色入觸受相緣一則色在
行前一則色次行後正序之既不類逆倫
之又不謂佛次第而言則不應有此
雜亂若謂佛偶然而說則不當名為因緣
前後不倫其義安在此其未諭者二也上
人耆年大德後學宗師就出家又以說
法而作佛事必能妍精二義合而通之仍
望指陳著於翰墨蓋欲藏於篋笥求不
忘也其餘疑義亦續咨問居易稽首
與微之書

四月十日夜樂天白微之七不見足下
面已三年矣不得足下書欲二年矣人生
幾何離闊如此況以膠漆之心置於胡越
之身進不得相合退不能相忘牽攀乖隔
各欲白首微之七如河七天實為之
謂之奈何僕初到潯陽時有熊孺登來得

蕭雷... 白居易文集卷一百一十五

足下前年病甚時一扎上報疾狀次叙病
心終論平生交分且云危惓之際不暇及
他唯收數帙文章封題其上曰他日送達
白二十二郎便請以代書悲哉微之於我
也其若是乎又暗所寄聞僕左降詩云殘
燈無焰影憧憧此夕聞君謫九江垂死病
中驚起坐聞風吹雨入寒窓此句他人尚
不可聞况僕心哉至今每吟猶惻也耳且
置事是略叙近懷僕自到九江已涉三載
形骸且健方寸甚安下至家人幸皆無恙
長兄去夏自徐州至又有諸院孤小弟妹
六七人提挈同來頃所牽念者今悉置在
目前得同寒煖飢飽此一秦也江州風候
稍涼地少瘴癘乃至蛇虺蚊蚋雖有其稀
溢魚頗肥江酒極美其餘食物多類北地
僕門內之口雖不少司馬之俸雖不多量

入儉用亦可自給身衣口食且免求人此
二秦也僕去年秋始遊廬山到東西二林
間香鑪峯下見雲水泉石勝絕第一愛不
能捨因置草堂前有喬松十數株脩竹千
餘竿青蘿爲牆後白石爲橋道流水周於
舍下飛泉落於簷間紅榴白蓮羅生池
大抵若是不不能殫記每一獨往動彌旬日
平生所好者盡在其中不唯忘歸可以終
老此三秦也計足下久不得僕書心加憂
望今故錄三秦以先奉報其餘事况條寫
如後云七微之七作此書夜正在草堂
中山窓下信手把筆隨意亂書封題之時
不覺欲曙舉頭但見山僧一兩人或坐或
睡又聞山猿谷鳥哀鳴啾啾上平生故人
我萬里瞥然塵念此際暫生餘習所牽便
成三韻云憶昔封書與君夜金鑿毀後欲

明天今夜封書在何處廬山菴裏曉燈前
籠鳥檻猿俱未死人間相見是何年微之
微之此夕我心君知之乎樂天頓首

荔枝圖序

荔枝生巴峽間樹形團圞如帷蓋葉如桂
冬青華如橘春榮實如丹夏熟采如蒲萄
核如枇杷殼如紅繒膜如紫綃瓤肉瑩白
如冰雪漿液甘酸如醴酪大略如彼其實
過之若離本枝一日而色變二日而香變
三日而味變四五日外色香味盡去矣元
和十五年夏南賓守樂天命工更圖而書
之蓋為不識者與識而不及一二三日者
云

白氏長慶集卷之四十五

白氏長慶集卷之四十六 書頌議論狀凡七首

補逸書

湯征諸侯葛伯不祀湯始征之作湯征

葛伯荒怠敗禮廢祀湯專征諸侯肇徂征

之湯若曰格爾三事之人逮于有衆啓乃

心正乃容明聽予言咨先格王有彛訓曰

祿無常荷于仁福無常享于敬惠乃

道保厥邦覆乃德殄厥世惟葛伯反易天

道怠棄邦本虐于民慢于神惟社稷宗廟

罔克尊奉暨山川鬼神亦靡禋祀告曰罔
犧牲以供俎羞予畀厥牛羊乃既于盜食
曰罔黍稷以奉粢盛予佑厥稼穡乃困予
仇餉今爾衆曰葛罪其如予聞曰為邦者
祇奉明神撫綏蒸民二者克備尚克保厥
家邦吁廢于祀神震怒肆于虐民離心頃

繩契以降暨于百代神怒亟民板而不顛
濟者匪我攸聞小子履以涼德欽奉天威
肇征有葛咨爾有衆克濟厥功其有傲師
徒戒車乘敬君事者有明賞其有罔率職
罔勩力不龔命者有常刑明賞不僭常刑
無赦嗚呼朕告汝衆君子監于茲欽哉懋
哉罰及乃躬不可悔

箴言并序

貞元十有五年天子命中書舍人渤海公
領禮部貢舉事越明年春居易以進士舉
一上登第洎翌日至于旬時伏念固陋懼
不克副公之選充王之賓乃自陳戒于德
作箴言
曰我聞古君子人疾沒世名不稱恥邦有
道貧且賤今我生休明代二十有六年乃
策名且既聞于君乃干祿上將及于親升

上義靡他惟勵乃志遠乃猷俾德曰脩道
日就是報于公匪報于公是光于躬匪先

于躬是華于邦吁其念哉其勗哉庶俾行
中規文中倫學惟時習罔怠棄位惟馴致

罔躁求唯一德五常陶甄于內唯四科六
藝斧藻于外若御輿旣勒銜策乃克駿奔

若治金旣砥淬礪乃克利用無曰擢甲科
名旣立而自廣自滿尚念山九仞虧于一

簣無曰登一第位其達而自欺自卑尚念
行千里始於足下嗚呼我無鑑于止水當

鑑于斯文庶克欽厥止慎厥終自顧于箴
言無作身之羞公之羞

中和節頌并序

乾清而四時行坤寧而萬物生聖人則之
無爲而無不爲神唐御宇之九葉皇帝握

符之十載夷夏咸寧君臣交欣有詔始以
二月上巳日為中和節自上下上雷解風
動翌日而頒乎四嶽決辰而達乎八荒於
戲中和之時義遠矣哉唯唐之興我神堯
子犯人而基皇德太宗家六合而開帝功
玄宗執象而薰仁壽之風代宗垂拱而阜
富庶之俗烏奕乎赫煌八聖重光以
至于我皇七運玄樞陶淳精治定而化
成嗣皇極於穆清納黔首於升平于時
唯上元歲唯仲春皇帝穆然居青陽太廟
命有司考時令以為安萌芽養幼必緩刑
獄布慶賜蓋百王常行之道未足以啓迪
天地之化發揮祖宗之德乃命初吉肇為
中和者揆三陽之中而和者酌仁氣之和
其為稱也大矣非至聖疇能建之於是謀
始要終循義討源于以九八節七六氣

重陽而拉上已照元氣于厚壤則幽蟄蘇
而勾萌達噫和風于窮荒則桀鷲化而獷
俗淳垂萬祀以摠無窮被四表以示大同
于時兩儀三辰貞明網緼千品萬彙熙
忻上繇是文武百辟僉拜手稽首而賜言
曰大哉睿德合于玄造又曰昔在唐堯敬
授人時垂于典謨降及周文在鎬飲酒列
于雅頌斯蓋欽若四序凱樂一方而已未
若肇建令節混同天下澤鋪動植慶夾華
夷若斯之盛歟蓋聖人之作事以導達交
泰幽贊亭毒與元化合其運與真宰同其
功丕休哉其至矣夫賤臣居易忝濡文明
之化就竇貢之列輒敢美盛德頌成功獻
中和頌一章附于唐雅之末頌曰
權輿胚渾玄黃既分煦嫗網緼肇生蒸民
天命聖神是為大人七上淳七為天下君

魏上我唐穆上我皇纂承九葉照臨八方
四維載張兩曜重光齷齪唐虞越越義皇
乘時有作煥乎文章乃建貞元以正乾坤
乃紀吉辰以殷仲春吉辰伊何號為中和
上維大和中維大中以暢中氣以播和風
萌芽昆蟲昭蘇有融如幹玄化如運神功
於戲德洽道豐萬邦來同微臣作頌垂裕
無窮

晉謚恭世子議

晉侯以驪姬之感殺太子申生或謂申生
得殺身成仁之道是以晉人謚為恭世子
載在方冊古今以為然居易獨以為不然
也大凡恭之義有三以孝保身子之恭以
正承命臣之恭以道守嗣君之恭若棄嗣
以非禮不可謂道受命於非義不可謂正
殺身以非罪不可謂孝三者率非恭也申

生有焉而謚曰恭不知其可若垂末代以
為訓戒居易懼後之臣子有失大義守小
節者將奔走之將欲商擢敢微義類在昔
虞舜父頑母嚚舜既克諧瞽亦允若申生
父之昏姬之惡誠宜率子道以幾諫感君
心以至誠雖申生之孝不侔於舜而獻公
之頑亦不逮於瞽蓋以蒸上之又俾不恪
於姦乎故咎之始形則齋慄祗載為虞舜
可也若不能及禍之將兆則讓位去國為
吳太伯可也若又不能及難之既作則全
身遠害為公子重耳可也三失無一得於
是乎致身於不義不祗陷父於不德不慈
負罪被名以至於死臣子之道不其惑歟
夫以堯之聖書美曰先恭舜之道不其感歟
温恭今以申生之失道亦謂曰恭庸可稍
乎周之衰也楚子以霸王之器奄有荆蠻

光啓土字赫上楚國由之而興謚之為恭
猶曰薄德令申生徇其死不顧其義輕其
身不圖其君俾死之後弒三君殺十有五
臣實啓禍先大亂晉國則楚之得也如彼
申生之失也若此異德同謚無乃可乎
左氏修魯史受經於仲尼蓋仲尼之志在
明從而明之無善惡無小大莫不微婉而
發揮焉至於申生之死也之謚也略而無
譏何其謬哉何以覈諸且仲尼修春秋
則有凡例幽則有微旨其有君不君臣不
臣父不父子不子者率書名以貶之故書
曰晉侯殺其太子申生不言晉人而書晉
侯且名太子者蓋明晉侯不道且罪申生
陷君父於不義也以微旨考之則仲尼明
貶可知矣以凡例推之則左氏之闕文可
知矣嗚呼先王之制謚豈容易哉蓋善惡

始終心褒貶於一字所以彰明往者勸且
來者故君子於其謚無所苟而已矣繇是
而言則恭世子之謚不亦誣乎不亦誣乎
漢將李陵論

論曰忠孝智勇四者為臣為子之大寶也
故古之君子奉以周旋苟一失之是非人
臣人子矣漢李陵策名上將出討匈奴竊
謂不死於王事非忠生降於戎虜非勇棄
前功非智召後禍非孝四者無一可而遂
亡其宗哀哉予覽史記漢書皆無明譏竊
甚惑之司馬遷雖以陵獲罪而無譏可乎
班孟堅亦從而無譏又可乎按禮云謀人
之軍師敗則死之故敗而死者是其所也
春秋所以美狼曠者為能獲其死所而陵
獲所不死得無譏焉觀其始以步卒深入
虜庭而能以寡擊衆以勞破逸再接再捷

功孰大焉及乎兵盡力殫摧鋒敗績不能
死戰卒就生降噫墜君命挫國威不可以
言忠屈身於夷狄束手為俘虜不可以言
勇喪戰勳於前墜家聲於後不可以言智
罪逭於躬禍移於母不可以言孝而引范
蠡曹沫為比又何謬歟且會稽之恥蠡非
其罪魯國之羞沫必能報所以二子不死
也而陵苟免其微軀受制於強虜雖有區
上之意亦奚為哉夫吳齊者越魯之敵國
匈奴者漢之外臣俾大漢之將為單于之
擒是長寇讎辱國家甚矣况二子雖不死
無陵生降之名二子苟生降無陵及親之
禍酌其本末事不相侔而陵竊慕之是大
失臣子之義也觀陵荅子卿之書意者但
患漢之不知己而不自內省其始終焉何
者與其欲刺心自明刎頸見志曷若効節

致命取信於君與其痛母悼妻猶君怨國
曷若忘身守死而紓禍於親焉或曰武帝
不能明察苟聽流言遽加厚誅豈非負德
荅曰設使陵不苟其生能繼以死則必賞
延於世刑不加親戰功足以冠當時壯節
足以垂後代忠孝智勇四者立而死且不
朽矣何流言之能及哉嗚呼予聞之古人
云人各有死或重於泰山生或輕於鴻
毛若死重於義則視之如泰山也若義
重於死則視之如鴻毛也故非其義君子
不輕其生得其所君子不愛其死惜哉陵
之不死也失君子之道焉故隴西士大夫
以李氏為愧不其然乎

太原白氏家狀二道

故鞏縣令白府君事狀
曰氏芊姓楚公族也楚熊居太子建奔鄭

建之子勝居于吳楚間號白公因氏焉楚
殺白公其子奔秦代為名將乙丙已降是
也裔孫白起有大功於秦封武安君後非
其罪賜死杜郵秦人憐之立祠廟于咸陽
至今存焉及始皇思武安之功封其子仲
于太原子孫因家焉故今為太原人自武
安以下凡二十七代至府君高祖諱建北
齊立兵尚書贈司空曾祖諱士通皇朝利
州都督祖諱志善朝散大夫尚衣奉御父
諱温朝請大夫檢校都官郎中諱鎰字
鍾都官郎中第六子幼好學善屬文猶工
五言詩有集十卷年十二明經及第解褐
授鹿邑縣尉洛陽縣主簿酸棗縣令理酸
棗有善政本道節度使令狐章知而重之
秩滿奏授殿中侍御史內供奉賜緋魚袋
充滑臺節度叅謀軍府之要多咨度焉居

歲餘公嘗規章之失章不聽公因留一書
遺章不辭而去明年選授河南府鞏縣令
在任三考自鹿邑至鞏縣皆以清直靜理
聞於一時公為人沈厚和易寡言多可至
於涉是非開邪正者辨而守之則確乎其
不可拔也大曆八年壬月三日遇疾歿于
長安春秋六十八以其年權曆於邽縣下
邑至夫人河東薛氏夫人之父諱倣河南
縣尉大曆十二年六月十九日歿於新鄭
縣私第享年七十以其年權寔曆於新鄭
縣臨洺里公有子五人長子諱季庾襄州
別駕事具後狀次諱季般徐州沛縣令次
諱季軫許州許昌縣令次諱季寧河南府
叅軍次諱季平鄉貢進士元和六年十月
八日孫居易等始發護靈柩遷葬於下邳
縣北義津鄉北原而合柩焉謹狀

襄州別駕府君事狀

公諱李庾字某鞏縣府君之長子天寶末
 明經出身解褐授蕭山縣尉歷左武衛兵
 曹參軍宋州司戶參軍建中元年平授彭城
 縣令時徐州為東平所管屬本道節度使
 反七之狀先以勝兵屯埇口絕汴河運路
 然後謀東闕江淮朝廷憂虞計未有出公
 與本州刺史李洧潛謀以徐州及埇口城
 歸國反拒東平七遣驍將信都宗敬石
 隱金等率勁卒二萬攻徐州七無兵公
 收合吏民得千餘人與李洧堅守城池
 當矢石晝夜攻拒凡四十二日而諸道救
 兵方至既而賊徒潰運路通首挫逆謀不
 敢東顧繇是徐州一郡七邑及埇口等三
 城到于今訖不隸東平者實李洧與公之
 力也德宗嘉之命公自朝散郎超授朝散

大夫自彭城令擢拜東州別駕賜緋魚袋

充徐泗觀察判官故其制云今州將忠

謀翻然效順叶其誠美共贊良圖我懸爵

賞侯茲而授宜加佐部之命仍寵殊皆之

亭貞元初朝廷念公前功加檢校大理少

卿依前徐州別駕當道團練判官仍州

事故其制云嘗宰彭城挈而歸國舊勳若

此新寵茂如或不延厚於忠臣將何勸於

義士宜崇亞列再貳徐方秩滿本道觀察使

大理少卿兼衢州別駕秩滿本道觀察使

皇甫政以公政績簡薦又除檢校大理少

卿兼襄州別駕貞元十年五月二十八日

終於襄陽官舍享年六十六其年權窆於

襄陽縣東津鄉南原至元和六年十月八

日嗣子居易等遷護於下邳將義津鄉北

原從鞏縣府君宅兆而合祔焉夫人穎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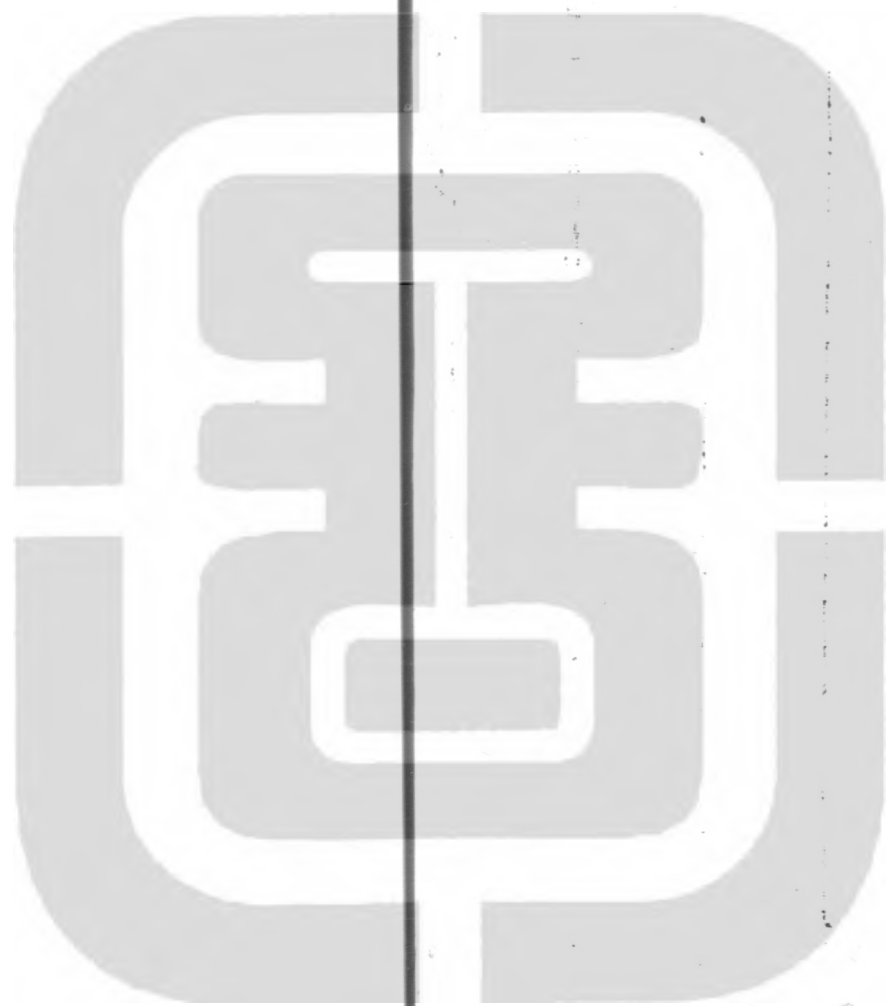
氏

氏

氏

陳氏陝朝宜都之後沮諱璋利州刺史考
諱潤坊州鄜城縣令妣太原白氏夫人無
兄弟弟妹入表下鄜城府君之憂居喪致
哀主祭盡敬其情禮有過或人者中外姻
族稱異之十五歲事舅姑服勤婦道夙
夜九稱異之迨于奉蒸嘗睦婢似待賓客撫家
婦者皆景慕而儀刑焉又別駕府君即世
諸導尚幼未就師學夫人親執詩書晝夜
教導恂七善誘未嘗以一呵一杖加之十
餘年間諸子皆以文學仕進官至清近實
夫人慈訓所致也夫人為女孝如是為婦
順如是為母慈如是舉三者與百行可知
矣建中初以府君彭城之功封穎川縣君
元和六年四月三日歿于長安宣平里第
享年五十七其年十月八日從先府君祔

于皇姑焉有子四人長曰幼文前饒州浮
梁縣主簿次曰居易前京兆府尹曹叅軍
翰林學士次曰行簡前秘書省校書郎幼
子金剛奴無祿早世初高祖贈司空有功
至北齊詔賜莊宅各一區在同州同城縣
至今存焉故自司空而下都官郎中而上
皆葬於韓城縣今以卜歸不便遂改卜鞏
縣府君及襄州別駕府君兩塋於下邽縣
義津鄉北原其兩塋同兆域而異封樹蓋
從時宜且叶吉也謹狀



白氏文集卷四十六

